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s Courses

刘小枫 ◎主编

[美] 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讲疏

苏格拉底与居鲁士

——色诺芬导读（1963）

Lectures On Xenophon

A course offered in the winter quarter, 1963

[美] 纳顿（Christopher Nadon）◎ 整理

高挪英 杨志城 ◎ 译

華夏出版社

HERMES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施特劳斯讲学录

1963年，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开设了色诺芬课程。此书根据他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来，共十六讲。比起书写专著时的克制、谨慎，他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要直率许多。

施特劳斯首先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转向色诺芬？第二，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色诺芬？其后各讲分别涉及《回忆苏格拉底》《齐家》《希耶罗》《邦国财政》《雅典政制》《拉刻岱蒙政制》，最后八讲则全部给了《居鲁士的教育》。

上架建议：政治哲学研究

ISBN 978-7-5222-0329-4

9 787522 203294 >

定价：158.00元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主编

苏格拉底与居鲁士

——色诺芬导读（1963）

Lectures On Xenophon

A course offered in the winter quarter, 1963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讲疏

[美]纳顿（Christopher Nadon）◎ 整理

高挪英　杨志城◎ 译

華夏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Lectures On Xenophon: A course offered in the winter quarter of 1963
Copyright © Jenny Strauss Cl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nny Strauss Cla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Compan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23 - 34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与居鲁士：色诺芬导读：1963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讲疏；（美）纳顿（Christopher Nadon）整理；高挪英，杨志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4. 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Lectures On Xenophon：A course offered in the winter quarter of 1963

ISBN 978 - 7 - 5222 - 0329 - 4

Ⅰ. ①苏…　Ⅱ. ①施…　②纳…　③高…　④杨…　Ⅲ. ①色诺芬（Xenophon 约前 431 - 前 355）- 哲学思想 - 研究　Ⅳ. ①B502. 2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9587 号

苏格拉底与居鲁士——色诺芬导读（1963）

讲　疏　［美］施特劳斯
整　理　［美］纳　顿
译　者　高挪英　杨志城
责任编辑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4. 75
字　数　616 千字
定　价　158. 00 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 hxph. com. 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蒲衣子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1949 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 1956 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

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还有不少明显脱漏，有些地方则因油墨模糊字迹难辨。

2008 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遗产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遗产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共享于天下学人。

2013 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这些整理稿的中译工作，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迻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翻译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为了使用方便，我们为每部中译稿另拟简要书名，并以副标题的形式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 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这些讲学录数量上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们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 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中间传阅。1954 年冬，与施特劳斯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 1956 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 1958 年起至 1968 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了 39 个课程，被录音并转录成文字稿的有 34 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 年春季、1969 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课程亦有录音（尽管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

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若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John M. Olin Foundation设立，负责研究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声音清晰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否则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 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请塔科夫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 35 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诲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们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 2008 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基于可读性的考虑，注释并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格里高利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此外还得到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 - 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的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所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到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相关的课堂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安排或上课的教室、时间安排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布置阅读任务的内容。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这些文本阅读讲学录。至于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以及可能错误的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同。

2014 年 8 月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英文编者说明 / 22

第 一 讲　导论 / 24
第 二 讲 《回忆苏格拉底》/ 56
第 三 讲 《治家者》一 / 95
第 四 讲 《治家者》二 / 141
第 五 讲 《治家者》三 / 172
第 六 讲 《希耶罗》/ 218
第 七 讲 《邦国财政》《雅典政制》/ 262
第 八 讲 《拉刻岱蒙政制》/ 311
第 九 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一 / 355
第 十 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二 / 396
第十一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三 / 442
第十二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四 / 484
第十三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五 / 529
第十四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六 / 571
第十五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七 / 612
第十六讲 《居鲁士的教育》卷八 / 654

英文版编者导言

纳顿（Christopher Nadon） 撰

一

［i］施特劳斯早在生前就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所持有的如下信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它还广受践行。但仅次其后的原因可能是，在使他有别于其同时代人的其他特点当中，他对当时名气不大并且已被边缘化的色诺芬倾注过大量心血。在去世之前，施特劳斯就这位著作者写过三部专著和数篇文章，超过了他所疏解过的其他任何一位作家。在这么做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反时代潮流而动，也就是说，反对那种“在十九世纪出现而且在今天已经根深蒂固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认为色诺芬的“心智如此简单狭隘或如此平庸，因而无法理解苏格拉底思想的核心或精深之处”。①

施特劳斯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为这个遭到贬低的人物恢复名誉，个中原因并非一目了然。上文所引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名声的概述，回想起来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凭此获得

---

① Leo Strauss, *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83.［译按］中译本见《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杜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某种切入的视角。例如，我们就来说说马拉帕尔特（Curzio Malaparte）这个例子吧。此人是一名意大利政治作家和小说家，是施特劳斯的同时代人，与施特劳斯一样，也是古典教育的受益者。他的自传体小说《皮肤》（*The Skin*），几乎与施特劳斯的《论僭政》一书同时出版，记述的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征服意大利一事。马拉帕尔特在书中向他的意大利读者描述了“我所见过的最值得赞赏的人之一”，即汉密尔顿（Jack Hamilton），此人是一名美军上校。为了表明“一个有教养的雅致男人”如何同时葆有“一种近乎孩子般的单纯和天真”，为了表明一个美国人如何能够爱欧洲而同时没有变成一个“无根（deracinated）或堕落的”人，马拉帕尔特能够想到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汉密尔顿塑造成一个色诺芬的忠实读者和热爱者。在等待通过卡普阿（Capua）附近的沃托罗（Voltorro）河上的一座桥时，马拉帕尔特和汉密尔顿聊起温克尔曼（Winckelmann）如何讨论古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荷马时期的希腊，其风格是阴森的（Gothic）、悲哀的，与此相比，这位美军上校捍卫的是希腊化时期希腊的欢快和谐形象，在他看来，这种欢快和谐的精神后来在十八世纪的“法式希腊”中又出现了。“法式希腊”的说法促使马拉帕尔特问道：“那么，美式希腊会是什么样的呢？”汉密尔顿答道，那会是“色诺芬的希腊”。①

难道施特劳斯转向色诺芬，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自己适应美国人的品味，是为了向他的新同胞表明自己并非典型的欧式孱弱老学究？正如色诺芬本人已经做过的那样，施特劳斯或许很难说服那些怀疑智识探求（intellectual pursuit）的人们相信他们无需阻止一个进行智识探求的人领导一支深入敌后的雇佣军。② 但他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是一个行动派和务实派。无论这个论点多么不充分，但它会获得某种合理性，如果我们转向由约翰逊（Alvin Johnson）为《论僭政》

---

① Malaparte, *The Skin*, New York: Signet, 1954, pp. 13 – 14.

② ［译按］指色诺芬曾带领一支希腊雇佣军，在波斯内陆经历重重危难，安全返回希腊一事，详见色诺芬本人所写的《居鲁士上行记》（*Anabasis*）。

所写的那篇最早的前言的话。约翰逊当时是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刚退休不久的院长，是在新学院中负责建立“流亡大学”的主要人物，［ii］施特劳斯来到美国的头十年断断续续地在这里工作。下面是约翰逊前言部分的原话：

> 在经受古典学术短暂的奴役之后，我就逃到经济学理论的纷争里去了，这是我的好运气。我常常为了放松而转向古典作家。因为不用对古典学术负什么责任，所以，我都是读自己喜欢的作家。我喜欢塞内卡和色诺芬。
>
> 我认为色诺芬是第一个美国人，他像美国人那样以“敏锐而不受烦扰的目光直视事物的核心”。① 色诺芬和美国人常常被人指责“太肤浅”，因为我们是视觉理解型的人（eye - minded），看不见那些不在那里的东西……
>
> 与大多数希腊人一样，色诺芬对其他希腊人的生活感到好奇：一个以特定身份生活的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色诺芬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和美国人一样，都没有为此想破脑袋。他想要的是务实的答案，而非模糊的终极答案。②

为了强化施特劳斯转向色诺芬的做法与他到达新世界这件事之间的联系，或许可以指出，施特劳斯用英文写的第一篇期刊文章和第一部著作都是以色诺芬为主题：“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The Spirit of Sparta or the Taste of Xenophon”）和《论僭政》（*On Tyranny*）。当然，将色诺芬呈现给美国读者的这种想法，或者这种需求，或许有一个算不上谄媚但仍然算是实际的动机。在《论僭政》

---

① 这句话引自吉卜林（Kipling）的那首诗歌“一个美国人”，约翰逊以“核心”代替了原诗中的“需求”一词。

② Strauss, *On Tyranny: An Interpretation of Xenophon's* Hiero, New York: Political Science Classics, 1948, pp. vii - ix.［译按］中译本参《论僭政：〈希耶罗〉义疏》，彭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该中译本没有收录这篇前言。

中，施特劳斯突出了这部研究之作的特征，即它累赘而且具有导引性质，而他希望这种特征对将来“在年轻时经过合适培养”的一代读者不再是必要之物。换言之，他写这本书，至少部分是为了那些受过有缺陷的培养之人。研究色诺芬会特别适合这样的目的，因为

> 色诺芬所运用的笔法，即便比起柏拉图最简单的作品，也是要少得多。通过理解色诺芬的笔法，我们将会认识到，在解释柏拉图的任何一部对话时，我们都必须达到哪些最低限度的要求，时下的人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些要求，以至于它们几乎不为人所知。①

施特劳斯看上去是把色诺芬当作适合头脑简单之人的柏拉图。然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即便能够承认这是一种恰当的策略，可能还是会感到困惑：我们究竟为什么就应该首先关注柏拉图的对话呢？

在1949年5月20日写给古特曼（Julius Guttman）的一封信中，施特劳斯就他转向色诺芬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也同样把色诺芬当作工具。古特曼并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对色诺芬有兴趣。他们俩的共同关注点是迈蒙尼德。我们即将看到，尽管在施特劳斯的心目中，拉比迈蒙尼德与将军色诺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相似之处，但他在信中向古特曼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色诺芬作为《论僭政》的焦点：

> 就迈蒙尼德而言，还有一个更艰深的难题。如果我的直觉正确的话，那么，比起今日人们通常认为的，甚至比起人们几乎一直认为的，或者比起人们至少这么说的，迈蒙尼德在更根

---

① Strauss, *On Tyran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26。［译按］中译文参《论僭政：〈希耶罗〉义疏》，彭磊译，前揭，页4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